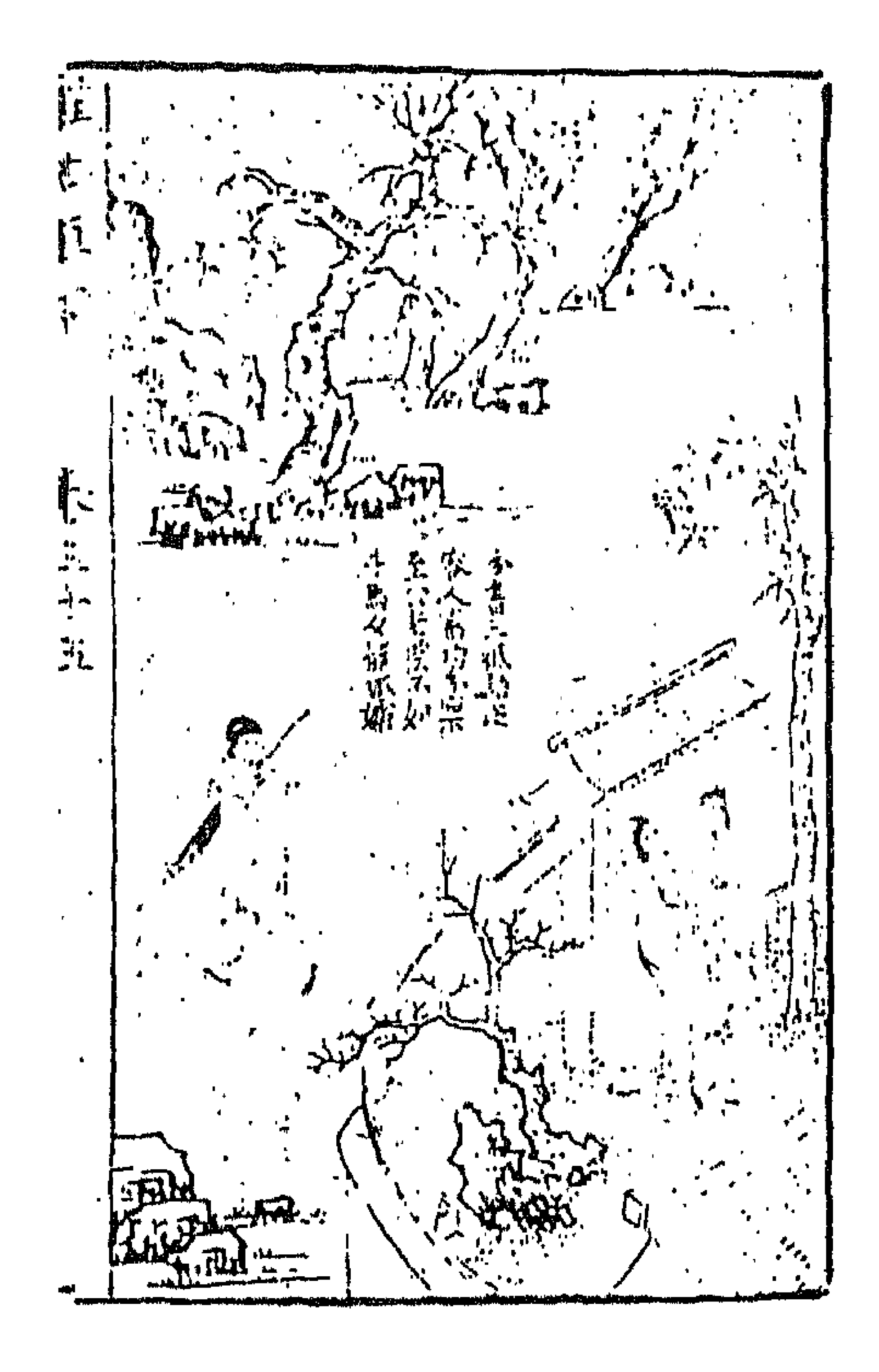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第三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犬馬猶然知戀主況于列在生人爲奴一日主人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　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傷倫能爲義僕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史册可傳神

說這唐玄宗時有一官人姓蕭名穎士字茂挺蘭陵人氏自幼聰明好學該博三教九流貫串諸子百家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無有不曉眞个胸中書富五車筆下句高千古年方一十九歲高擢巍科

名傾朝野，是一个廣學的才子。家中有个僕人，名喚杜亮。那杜亮自蕭穎士數齡時，就在書房中服事。起來若有驅使，奮勇直前，水火不避，身邊並無半文私蓄。陪伴蕭穎士讀書時，不待分付，自去千方百計，預先尋覓下果品飲饌，供奉。有時或烹甌茶兒助他清思，或煖壺酒兒節他辛苦，整夜直服事到天明，從不曾打个瞌睡。如見蕭穎士讀到得意之處，他在旁也十分歡喜。那蕭穎士般般皆好，件件俱美，只有兩樁兒毛病。你道是那兩樁？第一件，乃是恃才傲物，不把人看在眼內。纔登仕籍，便去沖撞了當朝宰相。那宰

任若是个有度量的還恕得他過又正沖撞了第一个忌才的李林甫那李林甫混名呼做李貓兒平昔不知壞了多少大臣乃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却去惹他可肯輕輕放過被他略施小計險些連性命都送了又虧着座主搭救止削了官職坐在家裏第二件是性子嚴急却像一團烈火片語不投即暴跳如雷兩太陽火星直爆奴僕稍有差誤便加捶撻他的打法又與別人不同有甚不同別人責治家奴定然計其過犯大小討个板子教人行杖或打一十或打二十分个輕重惟有蕭穎士不論事體大小略略

着他的性子，便連聲喝罵，也不用什麼板子，也不要人行杖，親自跳起身來，一把揪翻，隨分拿着一件家火，沒頭沒腦亂打，憑你什麼人勸解，他也全不作准，直要打个氣息若不像意，還要咬上幾口，方纔罷手。因是恁般利害，奴僕們懼怕，都四散逃去，單單存得一个杜亮。論起蕭穎士止存得這个家人，種兒每事只該將就些纔是，誰知他是天生的性兒，使慣的氣兒，打溜的手兒，竟沒絲毫更改，依然照舊施行。起先奴僕眾多，還打了那个，空了這个，到得禿禿裏獨有杜亮時，反覺打得勤些。論起杜亮，遇着這般難理會

的家主也該學衆人逃走去罷了偏又寸步不離並心受他的責罰常常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淋也再無一點退悔之念一句怨恨之言打罷起來整一整衣裳忍着疼痛依原在旁答應說話的娘你說杜亮這等奴僕莫說千中選一就是走盡天下也尋不出个對兒這蕭穎士又非黑漆皮燈泥塞竹管是那一竅不通的蠢物他須是身登黃甲位列朝班讀破萬卷明理的才人難道恁般不知好歹一味毒打沒一點仁慈改悔之念不成看官有所不知常言道得好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那蕭穎士平昔原愛杜亮小心

驟譴打過之後深自懊悔道此奴隨我多年並無十分過失如何只管將他這樣毒打今後斷然不可到得性發之時不覺拳脚又輕輕的生在他身上去了這也不要單怪蕭穎士性子急躁誰教杜亮剛聞得叱喝一聲恰如小兒見了鍾馗一般撲兀的兩條腿就跪倒在地蕭穎士本來是个好打人的見他做成這个要打局面少不得奉承幾下杜亮有个遠族兄弟杜明就住在蕭家左邊因見他常打得這个模樣心下到氣不過攛掇杜亮道凡做奴僕的皆因家貧力薄自難成立故此投靠人家一來貪圖現成衣食

二來指望家主有个發跡日子帶挈事底光棍得些家西做个小小家業快活下半世像阿哥如今隨了這揹大早晚辛勤服事竭力盡心並不見一些好處只落得常受他凌辱痛楚恁樣不知好歹的人跟他有何出息他家許多人都存住不得各自四散去了你何不也别了他另尋頭路有多少不如你的投了大官府人家喫好穿好還要作成趁一貫兩貫走出衙門前誰不奉承那邊纔叫某大叔有些小事相煩還未答應時這邊又叫某大叔我也有件事兒勞動真个應接不暇何等興頭若是阿哥這樣肚裏又明白

筆下又來得做人且又溫存小心走到勢要人家伯道不是重用你那措大雖然中个進士發利市就與李丞相作對被他弄來坐在家中朴道也沒个起官的日子有何撇不下定要與他纏帳杜虎道這些事我豈不曉得若有此念早已去得多年了何待吾弟今日勸諭古語云良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栖奴僕雖是下賤也要擇个好使頭像我主人止是性子躁急除此之外只怕舍了他沒處再尋得第二个出來莫說明道滿天下無數官員勢机貴戚家縱然有父不如你主人這个窮官材況道他們有的不過是財

位金銀二事、杜明道只這兩椿儘勾了、還要怎樣、杜亮道那爵位乃虛花之事、金銀是臭汚之物、有甚希罕、如何及得我主人這般高才絕學、拈起筆來、頃刻萬言、不要打个稿兒、眞个煙雲繚繞、華彩繽紛、我所戀戀不舍者、单愛他這一件耳、杜明聽得說出愛他的才學、不覺呵呵大笑道、且問阿哥、你旣愛他的才學、到飢時可將來當得飯喫、冷時可作得衣穿麼、杜亮道你又說笑話、心學在他腹中、如何濟得我的飢寒、杜明道却元來又救不得你的飢、又遮不得你的寒、愛他何用、當今有爵位的、尚然只喜趨權附勢、沒

一个肯憐才惜學、你我是个下人、但得飽食煖衣、求覓些錢鈔做家、乃是本等、却這般迂濶愛什麽才學、情願受其打罵、可不是个呆子、杜亮笑道、金銀我命裏不曾帶來、不做這个指望、還只是守舊、杜明道想是打得你不爽利、故此尚要捱他的棍棒、杜亮道、不承賢弟好情、可憐我做兄的、但我主這般博奥才學、揔然打死也甘心服事他、遂不聽杜明之言、仍舊服隨蕭穎士、不想今日一頓拳頭、明日一頓棒子、打不上幾年、把杜亮打得漸漸遍身疼痛、口內吐血、成了个傷勞症候、初時還勉强趁承、次後打熬不過、半眠

半起又過幾時便久臥床席那蕭穎士見他嘔血情知是打上來的心下十分懊悔還指望有好的日子請醫調治親自煎湯送藥捱了兩月嗚呼哀哉蕭穎士想起他平日的好處只管涕泣備辦衣衾埋葬蕭穎士日常虧杜亮服事慣了到得死後十分不便央人四處尋覓僕從因他打人的名頭出了那个肯來跟隨就有个肯跟他的也不中其意有時讀書到忘懷之處還認做杜亮在傍擡頭不見便掩卷而泣後來蕭穎士知得了杜亮當日不從杜明這班說話不覺氣咽胸中淚如泉湧大叫一聲杜亮我誤了一世

的書。不曾遇着个憐才之人。終身淪落。誰想你到是我的知巳。却又有眼無珠。枉送了你性命。我之罪也。言還未畢。口中的鮮血往外直噴。自此也成了个嘔血之疾。將書籍盡皆焚化。口中不住的喊叫杜亮。病了數月。也歸大夢。遺命教還杜亮與他同葬。有詩為證。

納腐趨權步步先。高才曾見幾人憐。
當路若能如杜亮。艸萊安得有遺賢。

說話的。這杜亮愛才戀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來畢竟還帶些腐氣。未為全美。若有別樁希奇故事。異

樣話文再講回出來列位看官穩坐着莫要性急適來小子道這段小故事原是入話還未曾說到正傳那正傳却也是个僕人他比杜亮更是不同曾獨力與孤孀主母掙起个天大家事替主母嫁三个女兒與小主人娶兩房娘子到得死後並無半文私蓄至今名垂史冊待小子慢慢的道來勸諭那世間為奴僕的也學這般盡心盡力幫家做活傳个美名莫學那樣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被人唾罵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个朝代什麼地方元來就在 本朝嘉靖爺年間浙江嚴州府淳安縣離城數里有个錦村名

日錫沙村村上有一姓徐的庄家恰是弟兄三个大的名徐言次的名徐召各生得一子第三个名徐哲渾家顏氏到生得二男三女他弟兄三人奉着父親遺命合鍋兒喫飯并力的耕田掙下一頭牛兒一騎馬兒又有一个老僕名叫阿寄年已五十多歲夫妻兩口也生下一个兒子還只有十來歲那阿寄也就是本村生長當先因父母喪了無力殯殮故此賣身在徐家爲人忠謹小心朝起晏眠勤于種作徐言的父親大得其力每事優待到得徐言輩掌家見他年紀有了便有些厭惡之意那阿寄又不達時務過着

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到處便苦口規諫徐晉肯肯服善聽他一兩句那徐言徐召是个自作自用的性子反怪他多嘴掉舌高聲叱喝有時還要奉承幾下消食拳頭阿寄的老婆勸道你一把年紀的人了諸事只宜退縮算他們是後生家世界時時新局局變蘇他自去主張罷了何苦定要多口常討恁樣凌辱阿寄道我受老主之恩故此不得不諫婆子道累諫不聽這也怪不得你了自此阿寄聽了老婆言語緘口結舌再不干預其事也省了好些耻辱正合着古人兩句言語道是

關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

不則一日，徐哲忽地患了个傷寒症，僅七日之間，即便了帳。那時就哭殺了顏氏母子，少不得衣棺盛殮，做些功果追薦。過了兩月，徐言與徐召商議道：我與你各只一子，三兄弟到有兩男三女，一分就抵着我們兩分，便是三兄弟在時，一般耕種，還算計不就。何況他已死了，我們日夜喫辛喫苦，掙來却養他一窩子喫死飯的。如今還是小事，到得長大起來，你我兒子婚配了，難道不與他婚男嫁女，豈不比你我反多去四分。意欲即今三股分開，撇脫了這條爛死蛇，縣

人之見　小人見

貪不肖

他們有得喫沒得喫，可不與爺爺沒干涉了。只是當初老官兒遺囑，教道莫要分開。今若違了他言語，被人談論，却怎地處？那時徐召若是个有仁心的，便該勸徐言休了這念纔是。誰知他的念頭，一發起得久了。聽見哥子說出這話，正合其意，乃答道：老官兒雖有遺囑，不過是死人說話了，須不是聖旨，違背不得的。况且我們的家事，那个外人敢來談論。徐言連稱有理，即將田產家私，暗地配搭停當，只揀不好的留與姪子。徐言又道：這牛馬却怎地分？徐召沉吟半晌，乃道：不難。那阿寄夫妻年紀已老，漸漸做不動了。活

時到有三个喫死飯的死了又要賠兩口棺木把他也當作一股派與三房裏卸了這干係可不是好計議已定到次日備些酒肴請過幾個親鄰坐下又請出顏氏并兩个姪兒那兩个孩子大的纔得七歲喚做福兒小的五歲叫做壽兒隨着母親直到堂前違敘禮顏氏也不知爲甚緣故只見徐言弟兄立起身來道列位高親在上有一言相告昔年先父原沒甚所遺多虧我弟兄掙得些小產業只望弟兄相守到老傳至子姪這輩分析不幸三舍弟近日有此大變弟婦又是个女道家不知產業多少況且人衆消長不一

到後邊多挣得分與舍姪便好萬一消乏了那時只
道我們有甚私弊欺他孤兒寡婦反傷骨肉情義了
故此我兄弟商量不如趁此完美之時分作三股各
自領去營運省得後來爭多競少特請列位高親來
作眼遂向袖中摸出三張分書來說道總是一樣配
搭至公無私只勞列位着个花押顏氏聽說要分開
自做人家眼中撲簌簌珠淚交流哭道二位伯伯我
是个孤孀婦人兒女又小就是沒脚蟹一般如何撑
持的門戶昔日公公原分付莫要分開還是二位伯
伯捴管在那里扶持兒女大了但憑胡亂分些便罷

一心偏袒
這小人
言不足
不知此

决不敢爭多競少。徐召道。三嫂子。天下無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个分開日子。公公乃過世的人了。他的說話。那里作得準。大伯昨日要把牛馬分與你。我想姪兒又小。那个去看養。故分阿哥來幫扶他。年紀雖老。筋力還健。賽過一个後生家發作哩。那婆子績麻紡線。也不是喫死飯的。這孩子再耐他兩年。就可下得田了。你不消愁得。顏氏見他弟兄如此。明知已是做就。料道拗他不過。一味啼哭。那些親鄰看了分書。雖曉得分得不公道。都要做好好先生。那个肯做閑冤家。出尖說話。一齊着了花押。勸慰

顏氏收了進去，入席飲酒。有詩為證：

分書三紙語從容，人畜均分稟至公。
老僕不如牛馬用，擁孤孀婦泣西風。

却說阿寄那一早差他買東買西，請張請李，也不曉得又做甚事體。恰好在南村去請個親戚，同來時，裏邊事已停妥，剛至門口，正遇見老婆。那婆子恐他曉得了這事，又去多言多語，扯到半邊，分付道：「今日是大官人分撥家私，你休得又去閑管，討他的怠慢。」阿寄聞言，喫了一驚，說道：「當先老主人遺囑，不要分開。如何見三官人死了，就撇開這孤兒寡婦，教他如何

過活我若不說再有何人肯說轉身就走婆子又拉住道清官也斷不得家務事適來許多親鄰都不開口你是他手下人又非甚麼高年族長怎好張主阿寄道話雖有理但他們分得公道便不開口若有些欺心就死也說不得也要講个明白又問道可曉得分我在那一房婆子道這到不曉得阿寄走到堂前見衆人喫酒正在高興不好進然問得站在旁邊間壁一个鄰家擡頭看見便道徐老官你如今分在三房裏了他是孤孀娘子須是竭力幫助便好阿寄隨口答道我年紀已老做不動了口中便說心下暗轉

道元來擡我在三房裏一定他們道我沒用了借手推出的意思我偏要爭口氣掙个事業起來也不被人耻笑。遂不問他們分析的事一徑轉到顏氏房門口聽得在內啼哭阿寄立住脚聽時顏氏哭道天阿只道與你一竹竿到底白頭相守那里說起半路上就抛撇了遺下許多兒女無依無靠還指望倚仗做伯伯的扶養長大誰知你骨肉未寒便分撥開來如今教我沒投沒奔怎生過日又哭道就是分的田產他們通是亮裏我是暗中憑他們分派那里知得好歹只一件上已見他們的腸子狠了那牛兒可以耕

種馬兒可雇倩與人只揀兩件有利息的拿了去卻推兩个老頭兒與我反要費我的衣食那老兒聽了這話猛然揭起門帘叫道三娘你道老奴單費你的衣食不及馬牛的力麽顏氏暗地裏被他鑽進來說這句話到驚了一跳收淚問道你怎地說阿寄道那牛馬每年耕種雇倩不過有得數兩利息還要賠个人去喂養跟隨若論老奴年紀雖有精力未衰路還走得苦也受得那經商道業雖不曾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錢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幾轉其利豈不勝似馬牛數倍就是我的婆子平昔又

勤于紡織，亦可少助薪水之資。那田產只管好歹，把來放租與人，討幾擔穀子，做了椿主。三娘同姐兒們，也做些活計，將就度日，不要動那貲本，管情數年，怕不掙起個事業，何消愁悶。顏氏見他說得有些來歷，乃道，若得你如此出力，可知好哩，但恐你有了年紀，受不得辛苦。阿寄道，不瞞三娘說，老便老，健還好，眠得遲，起得早，只怕後生家還赶我不上哩，這到不消慮得。顏氏道，你打帳做甚生意。阿寄道，大凡經商，本錢多便大做，本錢少便小做，須到外邊去看臨期着，便見景生情，只揀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論得定

的顏氏道說得有理待我討枚起來、阿寄又討出分書、將分下的家火、照單逐一點明搬在一處然後走至堂前答應、眾親鄰直飲至晚方散次日徐言即喚个匠人、把房子兩下夾斷教顏氏另自開个門戶出入顏氏一面整頓家中、事體、自不必說、一面將簪釵衣飾、悄悄教阿寄去變賣、共湊了、十二兩銀子、顏氏把來交與阿寄道這、些少東西乃我盡命之資一家大小、俱在此上、今日交付與你、大利息原不指望、但得細微之利也、就勾了、臨事務要斟酌、路途亦宜小心、切莫有始無終、反被大伯們恥笑、口中便說不覺

泪隨言下、阿寄道、但請放心、老奴自有見識在此、管
情不負所托、顏氏又問道、還是幾時起身、阿寄道、本
錢已有了、明早就行、顏氏道、可要揀个好日、阿寄道、
我出去做生意、便是好日了、何必又揀、即把銀子藏
在兜肚之中、走到自己房裏、向婆子道、我明早要出
門去做生意、可將舊衣舊裳打疊在一處、元來阿寄
止與主母計議、連老婆也不通他知得、這婆子見驀
地說出那句話、也覺駭然、問道、你往何處去做甚生
意、阿寄方把前事說與、那婆子道、阿呀、這是那里說
起、你雖然一把年紀、那生意行中從不曾着脚、却去

弄虛頭說天話哄攛這帳孫媽娘子的銀兩是若惱東西莫要把去弄出个岔兒連累他沒得過用豈不終身抱怨不如依着我快快送還三娘撈得早起晏眠多喫些苦兒照舊耕種幫扶彼此到得安逸阿爺道婆子家曉得什麼只管胡言亂語那見得我不會做生意弄壞了事要你未風先雨遂不聽老婆自去收拾了衣服被窩却沒个被囊只得打个包兒又做起一个纏袋裝備些乾糧又到市上買了一頂雨傘一雙麻鞋打點完備次早先到徐言徐召二家說道老奴今日要往遠處去做生意家中無人照管雖則

各分門戶。還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顧。徐言二人聽了，不覺暗笑答道，這倒不消你叮嚀。只要賺了銀子回來送些人事與我們。阿寄道，這个自然。轉到家中，喫了飯食作別了主母，穿上麻鞋，背着包裹雨傘。又分付老婆早晚須是小心。臨出門，顏氏又再三叮嚀。阿寄點頭答應，大踏步去了。且說徐言弟兄等阿寄轉身後都笑道，可笑那三娘子好沒見識。有銀子做生意，却不與你我商量，倒聽阿寄這老奴才的說話。我想他生長已來，何曾做慣生意。哄騙孤孀婦人的東西，自去快活。這本錢可不白白送落。徐召道，便是當

深心凡咒人心

初合家時却不把出來营運如今纔分得即教阿寄做客經商我想三娘子又沒甚搬曾這銀兩定然是私官兒存日三兄弟剋剝下的今日方纔出路總之三娘子瞞着你我做事若說他不該如此反道我們妒忌了且待阿寄折本回來那時去咲他正是

雲端看厮殺　畢竟孰輸贏

路遥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

再說阿寄離了家中一路思想做甚生理便好忽地轉着道聞得販漆這項道路頗有利息況又在近處何不去試他一試定了主意一徑直至慶雲山中元

來採漆之處原有个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販漆的客人却也甚多都是挨次兒打發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擔閣了日子又費去盤纏心生一計捉个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買三盃請他說道我是个小販子本錢短少守日子不起的望主人家看鄉里分上怎地設法先打發我去那一次來大大再整个東道請你也是數合當然那主人家却正權着是个貪盃的喫了他的軟口湯不好回得一口應承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裝裹停當恐怕客人們知得嗔怪到寄在鄰家放下次日起个五更打發阿

寄起身那阿寄發利市就得了便宜好不喜歡教腳夫挑出新安江口又想道杭州離此不遠定賣不起價錢遂雇船直到蘇州正遇在缺漆之時見他的貨到猶如寶貝一般不勾三日賣个乾淨一色都是見銀並無一毫賒帳除去盤纏使用足足賺个對合有餘暗暗感謝天地即忙收拾起身又想道我今空身回去須是趁船這銀兩在身邊反擔干係何不再販些別樣貨去多少尋些利息也好打聽得楓橋秈米到得甚多登時落了幾分價錢乃道這販米生意量來必不喫虧遂糴了六十多擔秈米載到杭州出脫

那時乃七月中旬杭州有一个月不下雨稻苗都乾壞了米價騰湧阿寄這載米又值在巧裏每一挑長了二錢又賺十多兩銀子自言自語道且喜做來生意頗頗順溜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却又想道既在此間怎不去問問漆價若與蘇州相去不遠也省好些盤纏細細訪問時比蘇州反勝你道爲何元來賊漆的都道杭州路近價賤俱往遠處去了杭州到時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貴故此比別處反勝阿寄得了這个消息喜之不勝星夜趕到慶雲山已備下些小人事送與主人家依舊又買三盃相請

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逐顏開，一如前番情價，先打發他轉身。到杭州也不消三兩日，就都賣完。討算本利，果然比起先這一帳又多幾兩，只是少了那回頭貨的利息。乃道：「下次還到遠處去。」與牙人算清了帳目，收拾起程，想道：「出門好幾時了，三娘必然掛念，且回去回覆一聲，也教他放心。」又想道：「總是收漆要等候兩日，何不先到山中，將銀子教主人家一面先收，然後回家，豈不兩便。」定了主意，到山中把銀兩付與牙人，自己趕回家去。正是：

先收漆貨兩番利，初出茅廬第一功。

且說顏氏自阿寄去後朝夕懸掛常恐他消折了這些本錢懷着鬼胎耳根邊又聽得徐言弟兄在背後攧唇簸嘴愈加煩惱一日正在房中悶坐忽見兩个兒子亂喊進來道阿寄回家了顏氏聞言急走出房阿寄早已在面前他的老婆也隨在背後阿寄上前深深唱个大喏顏氏見了他反增着一个蹬心拳頭胸前突突的亂跳誠恐說出句掃興話來便問道你做的是什麼生意可有些利錢那阿寄叉手不離方寸不慌不忙的說道一來感謝天地保佑二來托賴三娘洪福做的却是販漆生意賺得五六倍利息如

此如此此這般這般恐怕三娘放心不下特歸來看覷一聲顏氏聽罷喜從天降問道如今銀子在那里阿寄道已留與主人家收漆不曾帶回我明早就要去的那時合家歡天喜地阿寄住了一晚次日清早起身別了顏氏又往慶雲山去了且說徐言弟兄那晚在鄰家吃社酒醉倒故此阿寄歸家全不曉得到次日齊走過來問道阿寄做生意歸來趁了多少銀子顏氏道好教二位伯伯知得他一向販漆營生倒覓得五六倍利息徐言道好造化恁樣賺錢時不勾幾年便做財主哩顏氏道伯伯休要笑話免得飢寒便

發所言世情之所寄者

句了。徐召道：他如今在那里？出去了幾多時？怎麼也不來見我？這樣沒禮。顏氏道：今早原就去了。徐召道：如何去得恁般急速？徐言又問道：那銀兩你可曾見數麼？顏氏道：他說俱留在行家買貨，沒有帶回。徐言呵呵笑道：我只道本利已到手了，原來還是空口說白話，眼飽肚中飢，耳邊到說得熱烘烘，還不知本在何處，利在那里，便信以為真。做經紀的人，左手不托右手，豈有自己囘家，銀子反留在外人？據我看起來，多分這本錢弄折了，把這鬼話哄你。徐召也道：三姐子，論起你家做事，不該我們多口，但你終是女眷

家不知外邊世務既有銀兩也該與我二人商量置幾畝田地還是長策那阿寄曉得做甚生理卻瞞着我們將銀子與他出去瞎撞我想那銀兩不是你的粧奩也是三兒弟的私蓄須不是偷來的怎看得恁般輕易二人一吹一唱說得顏氏啞口無言心下也生疑惑委決不下把一天歡喜又變爲萬般愁悶按下此處不題再說阿寄這老兒急急趕到慶雲山中那行家已與他收完點明交付阿寄此番不在蘇杭發賣徑到興化地方利息比這兩處又好賣完了貨卻聽得那邊米價一兩二擔斗斛又大想起杭州見

今荒歉前次糴客販的去、尚賺了錢、今在出處販去
伯不有一二兩个對合、遂裝上一大載米至杭州淮準
糶了一兩二錢一石、斗斛上多來、恰好頂着船錢使
用、那時到山中收漆、便是大客人了、主人家好不奉
承、一來是顏氏命中合該造化、二來也虧阿寄經營
伶俐、凡販的貨物、定獲厚利、一連做了幾帳、長有二
千餘金、看看捱着殘年、算計道、我一个孤身老兒、帶
着許多財物、不是要處、倘有差跌、前功盡棄、況且年
近歲逼、家中必然懸望、不如回去、商議置買些田產
做了根本、將餘下的再出來運弄、此時他出路行頭

諸色齊備把銀兩逐封緊緊包裹藏在順袋中水路用舟陸路雇馬晏行早歇十分小心非止一日已到家中把行李馱入婆子見老公回了便去報知顏氏那顏氏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者阿寄回來所懼者未知生意長短若何因向日被徐言弟兄奚落了一場這番心裏比前更是着急三步幷作兩步奔至外廂望見了這堆行李料道不像个折本的心上就安了一半終是恐不佳便問道這一向生意如何銀兩可曾帶回阿寄近前見了个禮說道三娘不要性急待我慢慢的細說教老婆頂上中門把行李盡搬

至顏氏房中打開將銀子逐封交與顏氏顏氏見着許多銀兩喜出望外連忙開箱啓籠收藏阿寄方把往來經營的事說出顏氏因怕惹是非徐吉當日的話一句也不說與他知道但連稱都虧你老人家氣力了且去歇息則个又分付倆大伯們來問起不要與他講真話阿寄道老奴理會得正話間外面開閙聲叩門原來却是徐言弟兄聽見阿寄歸了特來打探消耗阿寄上前作了兩个揖徐言道前日聞得你生意十分旺相今番又趁若干利息阿寄道老奴托賴二位官人洪福除了本錢盤費乾淨趁得四五十

爾徐召遺阿呀,前文便說有五六倍利了,怎地又去了許多,財反少起來。徐召道:且不要問他趟多趟少,只是銀子今次可曾帶回?阿寄道:已交與三娘了。二人便不言語,轉身出去,再說阿寄與顏氏商議要買買田產,悄地央人尋覓。大抵出一个財主,生一个敗子。那錦沙村有个晏大戶,家私豪富,田產廣多,單生一子,名為世保,取世守其業的意思。誰知這晏世保,專于闘賭,把那老頭兒活活氣死。合村的人道他是个敗子,將晏世保三字順口改為獻世寶。那獻世寶同着一班無籍,朝歡暮樂,弄完了家中財物,漸漸搖

動産業道是零星賣來不勾用索性賣一千畝討價三千餘兩又要一注兒交銀那村中富者雖有一時湊不起許多銀子無人上樁延至歲底獻世寶手中越覺乾逼情願連一所庄房只要半價阿寄偶然聞得這个消息即尋中人去討个經帳恐怕有人先成了去就約次日成交獻世寶聽得有了售主好不歡喜平日一刻也不着家的偏這日足跡不敢出門呆呆的等候中人同往且說阿寄料道獻世寶是愛喫東西的清早便去買下佳肴美醞喚个厨夫安排又向顏氏道今日這場交易非同小可二娘是个女眷

家兩位小官人又幼老奴又是下人只好在旁說話難好與他抗禮須請間壁大官人弟兄來作張方是正理顏氏道你就過去請一聲阿寄即到徐言門首弟兄正在那里說話阿寄道今日三娘買幾畝田地特請二位官人來張主二人口中雖然答應心內又怪顏氏不托他尋覓好生不樂徐言說道既要買田如何不托你我又教阿寄張主直至成交方幾來說只是這村中沒有什麽零星田賣徐召道不必猜疑少頃便見着落了二人坐于門首等至午前光景只見歙世賓同着幾个中人兩个小厮拿着拜匣一路

拍手拍胸的哭來望着間壁門內齊走進去徐言弟兄看了倒喫一赫都道喫好作怪閙得獻世寶要賣一千畝田實價三千餘兩不信他家有許多銀子難道獻世寶又零賣一二十畝疑惑不定隨後跟入相見已罷分賓而坐阿寄向前說道晏官人田價昨日已是言定一依分付不敢斷少晏官人也莫要節外生枝又更他說獻世寶亂嚷道大丈夫做事一言已出駟馬難追若又有他說便不是人養的了阿寄道既如此先立了文契然後兌銀那紙墨筆硯準備得停停當當拿過來就是獻世寶拈起筆盡情寫了一

紙絕契又道省得你不放心先畫了花押何如阿寄
道如此更好徐言弟兄看那契上果是一千畝田一
所庄房賣價一千五百兩嚇得二人面面相覷伸出
了舌頭半日也縮不上去都暗想道阿寄做生意總
是趁錢也趁不得這些莫不做强盜打劫的或是掘
着了藏好生難猜中人着完花押阿寄收進去交與
顏氏他已先借下一副天秤法馬提來放在卓上與
顏氏取出銀子來兌一色都是粉塊細絲徐言徐召
眼內放出火來喉間煙也直冒恨不得推開衆人通
搶回去不一時兌完擺出酒肴飲至更深方散次日

阿寄又向顏氏道那庄房甚是寬大何不搬在那邊居住收下的稻子也好照管顏氏曉得徐言弟兄妒忌也巴不能遠開一步便依他說話選了新正初六遷入新房阿寄又請个先生教兩位小官人讀書大的取名徐寬次的名徐宏家中收拾得十分次第那些村中人見顏氏買了一千畝田都傳說掘了藏銀子不計其數連坑厠說來都是銀的誰个不來趨奉再說阿寄將家中整頓停當依舊又出去經營這番不專于販漆但聞有利息的便做家中收下米穀又將來釀酒那十年之外家私巨富那獻世寶的田宅盡

歸于徐氏門庭熱鬧牛馬成羣婢僕雇工人等也有

豈百好不興頭正是

富貴本無根　盡從勤裏得

請觀懶惰者　面帶飢寒色

那時顏氏三个女兒都嫁與一般富戶徐寬徐安也各婚配一應婚嫁禮物盡是阿寄支持不費顏氏絲毫氣力他又見田產廣多差役煩重與徐寬弟兄俱納个監生役免若干田役顏氏也與阿寄兒子完了姻事又見那老兒年紀衰邁留在家中照管不肯放他出去又派个馬兒與他乘坐那老兒自經管以來

從不曾私要一些好飲食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寸絲尺帛必稟命顏氏方纔敢用且又知禮數不論族中老幼見了必然站起或乘馬在途中遇着便跳下來問在路傍讓過去了然後又行因此遠近親鄰沒一人不把他敬重就是顏氏母子也如尊長看承那徐言徐召雖也掙起些田產比着顏氏尚有天淵之隔終日眼紅頸赤那老兒揣知二人意思勸顏氏各助百金之物又築起一座新墳連徐哲父母一齊安葬那老兒整整活到八十忽起病來顏氏要請醫人調治那老兒道人年八十死乃分內之事何必又

會錢鈔、執意不肯服藥。顏氏母子不住在床前看覷、一面準備衣衾棺槨。病了數日、勢漸危篤、乃請顏氏母子到房中坐下、說道、老奴牛馬力已少、盡死亦無恨、只有一事越分張主、不要見怪。顏氏垂淚道、我母子全虧你氣力、方有今日、有甚事體、一憑分付、決不違拗。那老兒向枕邊摸出兩紙文書、遞與顏氏道、兩位小官人、年紀已長、後日少不得要分析、倘那時嫌多道少、便傷了手足之情、故此老奴久已將一應田房財物等件、均分停當、今日交付與二位小官人、各自去管業。又叮囑道、那奴僕中、難得好人、諸事須要

自己經心，切不可重托。顏氏母子，含淚領命，他的老婆兒子，都在床前啼啼哭哭，也囑付了幾句，忽地又道：只有大官人一官人，不曾面別，終是欠事，可與我去請來。顏氏即差个家人去請徐言徐召，說道好時不直得幫扶我們，臨死却來思想，可不扯淡，不去。去那家人無法，只得轉身，却見徐岁，親自奔來相詢。二人滅不過姪兒面皮，勉强隨來，那老兒已說話不出，把眼看了兩看，點點頭兒，奄然而逝，他的老婆兒媳啼哭，自不必說，只這顏氏母子，俱放聲號慟，便是家中大小男女，念他平日做人好處，也無不下淚，惟

有徐言徐召反有喜色可憐那老兒、

辛勤好似蠶成繭　繭老成絲蠶命休
又似採花蜂釀蜜　甜頭到底被人收

顏氏母子哭了一回出去支持殯殮之事、徐言徐召看見棺木堅固衣衾整齊、扯徐寬弟兄到一邊說道他是我家家人、將就些罷了、如何要這般好斷送、就是當初你家公公與你父親也沒恁般齊整、徐寬道、我家全虧他掙起這些事業、若薄了他們心上也打不過去、徐召笑道你老大的人還是个呆子、這是你母子命中合該有此造化、豈真是他本事掙來的哩

還有一件他做了許多年數尅剝的私房必然也有好些怕道沒得結果你却空出肉裏錢來與他備後事徐宏道不要冤枉壞人我看他平日一釐一毫都清清白白交與母親並不見有什麽私房徐召又道做的私房藏在那里難道把與你看不成若不信時如今將他房中一檢極少也有整千銀子徐寬道便有也是他掙下的好道拿他的不成徐言道雖不拿他的見个明白也好徐寬弟兄被二人說得疑疑惑惑遂聽了他也不通顏氏知道一齊走至阿寄房中把婆子們哄了出去閉上房門開箱倒籠遍處一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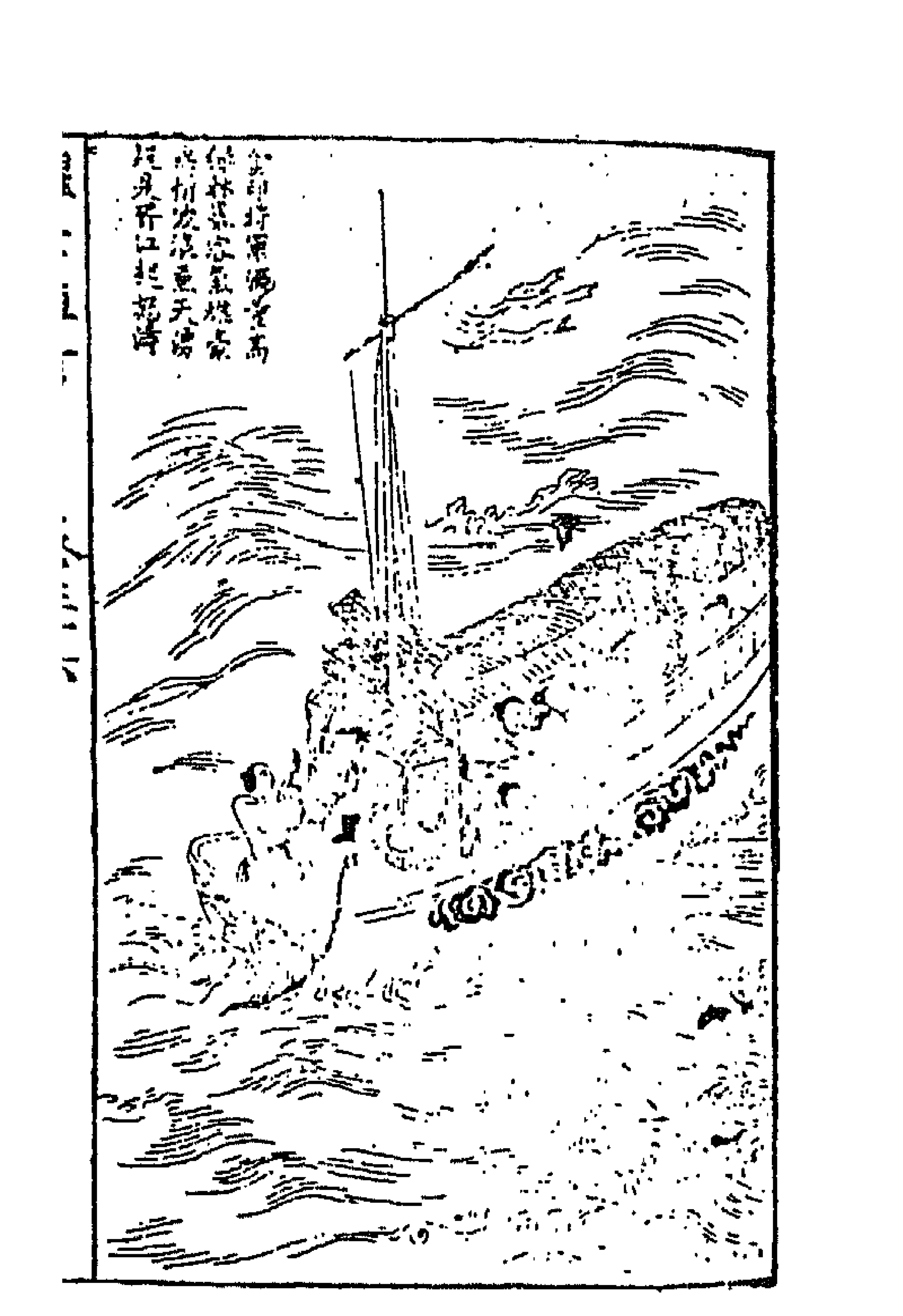
只有幾件舊衣舊裳。那有分文錢鈔。徐召道。一定藏在兒子房裏。也去一檢尋。出一包銀子。不上二兩。包中有个帳兒。徐寬仔細看時。還是他兒子娶妻時。顏氏助他三兩銀子。用剩下的。徐宏道。我說他沒有什麼私房。却定要來看。還不快收拾好了。倘被人撞見。反道我們器量小了。徐言徐召自覺乏趣。也不別顏氏。徑自去了。徐寬又把這事學向母親。愈加傷感。令合家掛孝。開喪受弔。多修功果追薦。七終之後。即安葬于新墳傍邊。祭葬之禮。每事從厚。顏氏主張將家產分一股與他兒子。自去成家立業。奉養其母。又教

兒子們以叔姪相稱此亦見顏氏不泯阿寄恩義的好處那合村的人將阿寄生平行誼具呈府縣要求旌獎以勸後人府縣又查勘的實申報上司具疏奏聞朝廷旌表其閭至今徐氏子孫繁衍富冠淳安

詩云

年老筋衰遜馬牛　千金致產出人頭

托孤寄命真無愧　羞殺蒼頭不義侯





第三十六

蔡瑞虹忍辱報仇

酒可陶情適性兼能解悶消愁三杯五盞樂悠悠痛飲翻能損壽○謹厚化成凶險精明變作昏流禹疏儀狄豈無由狂藥使人多咎

這首詞名為西江月是勸人節飲之語今日說一位官員只因貪杯上受了非常之禍話說這宣德年間南直隸淮安府淮安衛有个指揮姓蔡名武家資富厚婢僕頗多平昔別無所好偏愛的是盃中之物若一見了酒連性命也不相顧人都叫他做蔡酒鬼因

這件上罷官在家不但蔡指揮會飲就是夫人田氏却也一般善飲二人也不像个夫妻到像兩个酒友偏生奇怪蔡指揮夫妻都會飲酒生得三个兒女都又涓滴不聞那大兒蔡稍次子蔡略年紀尚小女兒到有一十五歲生時因見天上有一條虹霓五色燦爛正環在他家屋上蔡武以為祥瑞遂取名叫做瑞虹那女子生得有十二分顏色善能描龍畫鳳刺繡拈花不獨女工伶俐且有智識才能家中大小事體到是他掌管因見父母日夕沉湎時常規諫蔡指揮那裡肯依話分兩頭且說那時有个兵部尚書趙貴

當年未遇時住在淮安衛關壁家道甚貧勤苦讀書夜夜直讀到雞鳴方臥蔡武的父親老蔡指揮愛他苦學時常送柴送米資助趙貴後來連科及第直做到兵部尚書思念老蔡指揮昔年之情將蔡武特陞了湖廣荊襄等處遊擊將軍是一个上好的美缺特地差人將文憑送與蔡武蔡武心中歡喜與夫人商議打點擇日赴任瑞虹道爹爹依孩兒看起來此官莫去做罷蔡武道却是為何瑞虹道做官的一來圖名二來圖利故此千鄉萬里遠去如今爹爹在家日日只是吃酒並不管一毫別事倘若到任上也是如

此、那今把銀子送來、豈不白白裡乾折了盤纏辛苦、路上還要擔驚受怕、就是沒得銀子、却也只算是小事、還有別樣要緊事體、據于係嘍、恭武道、除了沒銀子起罷了、還有甚麼干係、瑞虹道爹爹你一向做官時、不知見過多少了、難道這樣事到不曉得、那遊擊官見在武職裡、便算做美任、在文官上司裡、不過是个守令官不時衙門伺候、來迎面接、都要早起晏眠、我想你平日在家單管吃酒自在慣了、倘到那里依原如此、豈不受上司責罰、這也還不算利害、或是信地盜賊生發、差撥去捕獲、或者別處地方有警調遣、

去出征，那時不是馬上，定是舟中，身披甲胄，手執戈矛，在生死關係之際，倘若一般終日吃酒，豈不把性命送了？不如在家安閑自在，快活過了日子，却去討這樣煩惱吃。蔡武道：常言說得好，酒在心頭，事在肚裡。難道我真个單吃酒，不管正事不成？只爲家中有你掌管，我落得快活。到了任上，你替我不得時，自然着急，不消你擔隔夜憂。況且這樣美缺，別人用銀子謀幹，尚不能勾。如今承趙尚書一片好念，特地差人送上大門，我若不去，做反拂了這一段美意，我自有主意在此，你不要阻當。瑞虹見父親立意要去，便道

爹爹既然要去把酒來戒了孩兒方纔放心蘇武道你曉得我是酒養命的如何全戒得只是少吃幾盃罷遂說下幾句口號

老夫性與命　全靠水邊酉
寧可不喫飯　豈可不飲酒
今聽汝忠言　節飲知謹守
每常十遍飲　今番一加九
每常飲十升　今番只一斗
每常一氣吞　今番分兩口
每常床上飲　今番下地走

每常到三更　今番二更後
再要裁減時　性命不直狗

且說蔡武次日即敎家人蔡勇在淮關僱了一隻民座船將衣飾細軟都打叠帶去粗重家火封鎖好了留一房家人看守其餘童僕盡隨往任所又買了許多好酒帶路上去吃擇了吉日備猪羊祭河作別親戚起身下船稍公扯起篷由揚州一路進發你道稍公是何等樣人那稍公叫做陳小四也是淮安府人年紀三十已外顧着一班水手共有七人喚做白滿李癩子沈鐵甏秦小元何蠻二余蛤蚆凌歪嘴這班

人都是兇惡之徒專在河路上謀劫客商不想今日蔡武晦氣下了他的船被陳小四起初見發下許多行李眼中已是放出火來及至家小下船又一眼瞧着瑞虹美豔心中愈加着魂暗暗算計且遠一步兒下手省得在近處容易露人眼目不一日將到黄州乃道此去正好行事了且與眾兄弟們說知走到稍上對眾水手道艙中一注大財鄉不可錯過趁今晚取了罷眾人笑道我們有心多日了因見阿哥不說起只道讓同鄉分上不要了陳小四道因一路來沒有個好下手處造化他多活了幾日眾人道他是個

武官出身從人又衆不比其他須要用心陳小四道他出名的撡酒兒有什麼用少停等他喫酒到分際放開手殺他娘罷了只饒了這小姐我要留他做個押船娘子商議停當少頃到黃州江口泊住買了些酒肉安排起來衆水手吃個噄飽揚起滿帆舟如箭發那一日正是十五剛到黃昏一輪明月如同白晝至一空濶之處陳小四道衆兄弟就此處罷莫向前了霎時間下蓬拋錨各執器械先向前船而來迎頭遇着一個家人那家人見勢頭來得兇險叫聲老爺不好了說時遲那時快叫聲未絕頂門上已遭一斧

發身躲在那些家人一堆窩着那面屏風里望着
得被眾強盜刀砍斧切逐一排價殺去且說蔡武自從
下艙之後初時幾日酒還少吃以後覺道無事夫妻
依先大酌瑞虹勸諫不止那一晚與夫人開懷暢飲
酒量已喫到九分忽聽得前艙發喊瑞虹急教丫鬟
來看那丫鬟嚇得寸步難移叫道老爹前艙殺人哩
蔡奶奶驚得魂不附體剛剛立起身來眾兇徒已趕
進艙蔡武兀自朦朧醉眼喝道我老爺在此那個敢
沉鐵鬚早把蔡武一斧砍倒眾男女一齊跪下道金
銀任憑取去但求饒命眾人道兩件俱是要的陳小

迴道也罷看鄉里情上饒他砍頭與他個全屍罷了即教快取索子兩個奔向後艙取出索子將蔡武夫妻二子一齊綁起止空瑞虹蔡武哭對瑞虹道不聽你言致有今日聲猶未絕都攛向江中去了其餘丫鬟等輩一刀一個殺個乾淨有詩爲證

金印將軍酒量高　綠林暴客氣雄高

無情波浪兼天湧　疑是胥江起怒濤

瑞虹見合家都殺獨不害他料然必來汚辱奔出艙門望江中便跳陳小四放下斧頭雙手抱住道心肝不要驚恐還你快活瑞虹大怒罵道你這班强盜害

丁我全家，尚敢污辱我，慶快快放我，自盡陳小四道你這般花容月貌，教我如何捨得，一頭說，一頭抛入後艙，蘆虹口中千强盜萬强盜，罵不絕口，衆人大怒道阿哥那里不尋了一個妻子，却受這賤人之辱，便要趕進來殺，陳小四攔住道，衆兄弟看我分上，饒他罷，明日與你陪情，又對瑞虹道，快些住口，你若再罵時，連我也不能相救，瑞虹一頭哭，心中暗想，我若死了，一家之仇，那個去報，且含羞忍辱，待報仇之後死亦未遲，方纔住口，跌足又哭，陳小四安慰一番，衆人已把屍首盡抛入江中，把船踏抹乾淨，扯起滿蓬，又

使到一個沙渊邊將箱籠取出要把東西分派陳小四道衆弟兄且不要忙趁今日十五團圓之夜待我做了親衆弟兄吃過慶喜筵席然後自由自在均分豈不美哉衆人道也說得是連忙將蔡武帶來的好酒打開幾罈將那些食物東西都安排起來團團坐在艙中點得燈燭輝煌取出蔡武許多銀酒器大家痛飲陳小四又抱出瑞虹坐在旁邊道小娘我與你郎才女貌做對夫妻也不辱抹了你今夜與我成親圓個白頭到老瑞虹掩着面只是哭衆人道我衆兄弟各人敬阿嫂一盃酒便篩過一盃送在面前陳小

四接在手中拿向瑞虹口邊道多謝衆弟兄之情你略略沾些兒瑞虹那里採他把手推開陳小四笑道多謝列位美情待我替娘子飲罷拿起來一飲而盡秦小元道哥不要吃單盃吃個雙雙到老又遞過一盃陳小四又接來吃了也篩過酒逐一答還吃了一會陳小四被衆人勸送吃到八九分醉了衆人道我們暢飲不要難爲新人哥先請安置罷陳小四道既如此列位再請寬坐我不陪了抱起瑞虹取了燈火徑入後艙放下瑞虹閉上艙門便來與他解衣那時瑞虹身不由主被他解脫乾淨抱向床中任情取樂

可惜千金小姐落在强徒之手

暴雨摧殘嬌蕊　狂風吹損柔芽

那是一宵恩愛　分明夙世冤家

不題陳小四且說衆人在艙中吃酒，白滿道，陳四哥此時正在樂境了，沈鐵甏道，他便樂，我們却有些不樂，秦小元道，我們有甚不樂，沈鐵甏道，同樣做事，他到獨占了第一件便宜，明日分東西時，可肯讓一些麽，李癩子道，你道是樂，我想這一件，正是不樂之處哩，衆人道，爲何不樂，李癩子道，常言說得好，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發，殺了他一家，恨不得把我們吞在

肚裡方纔快活，豈肯安心與陳四哥做夫妻，倘到人烟湊聚所在叫喊起來，衆人性命可不都是在他的手裡。衆人盡道說得是。明日與陳四哥說明，一發殺却豈不乾淨。答道：陳四哥今夜得了甜頭，怎肯殺他，白滿道：不要與陳四哥說知，悄悄竟行罷。李靛子道：若瞞着他殺了，弟兄情上就到不好開交。我有个兩得其便的計，見在此趁陳四哥睡着，打開箱籠，將東西均分，四散去快活。陳四哥已受用了一个婦人，多少留幾件與他，後邊露出事來，止他自去受累，與我衆人無干。或者不出醜，也是他的造化。恁樣又不傷

了弟兄情分又連累我們不着可不好麽衆人齊稱道好立起身把箱籠打開將出黃白之資衣飾酒器都均分了只撿用不着的留下幾件各自收拾打了包裹把艙門關閉將船使到一个通官路所在泊住一齊上岸四散而去

篋中黃白皆公器　被底紅香偏得意
蜜房割去别人甜　狂蜂猶抱花心睡

且說陳小四專意在瑞虹身上外邊衆人算計全然不知直至次日巳牌時分方纔起身來看一人不見還只道夜來中酒睡着走至艄上尋又不在再到前

路去看那里有个人的影兒聲聲道他們逃往何處去了心內疑惑徑走入房中看那箱籠俱已打開逐隻檢看並無一物止一隻內存些少東西并書柬之類方明白衆人分去遂怒而不敢言想道是了他們見我留着這小姐恐後事露故各悄然散去又想道我如今獨自个又行不得這那住在此又非長策倒是進退兩難欲待上深村中覓个人兒幇行到有人烟之處恐怕這小姐喊叫出來這性命便休了勢在騎虎留他不得了不如斬艸除根罷提起一柄板斧搶入後艙當時是在床上啼哭睡倒淚痕滿面忽覺

手嬌百媚那賊徒看了神蕩魂迷臂垂手軟把殺人
腸子頓時銷化一柄板斧撲的落在地下又騰身
上去捧着瑞虹湛憐可憐嫩蓮嬌花怎當得風狂雨
驟那賊徒恣意輕薄了一回說道娘子我曉得你勞
碌了待我去收拾些飲食與你將息跳起身往艙上
打火煮飯忽地又想起道我若迷戀這女子性命定
然斷送欲要殺他又不忍下手罷罷只算我晦氣棄
了這艙遺向別處去過日倘有采頭再覓注錢財原
撑个船兒依舊快活那女子留在艙中有命時便遇
人救了也算我一點陰騭却又想道不好不好如不

瑞虹之命算不失

除他終久是个禍根只饒他一刀與个全屍罷敎些飯食與他將平日所積囊貲并留下的些小東西疊成一个大包放在一邊尋了一條索子打个圈兒走入艙來這時瑞虹恐又來淫汚已是穿起衣服向着裡床垂淚思算報仇之策不隄防這賊來謀害那時遲那時快這賊徒奔近前左手托起頭兒右手就將索子套上瑞虹方待叫喊被他隨手扣緊儘力一收瑞虹疼痛難忍手足亂動接的跳了幾跳直挺挺橫在床上便不動了那賊徒料是已死即放了手到外艙拿起包裹提著一根短棍登跳上涯大踏步而去

正是

雖無莊枕歡娛　落得一身乾淨

元來瑞虹命不該絕喜得那賊打的是个单結雖然被這一收時氣斷昏迷纔放下手結就鬆開不比那弔死的越墜越緊咽喉間有了一線之隙這點氣回復透出便不致于死漸漸甦醒只是遍體酥軟動掙不得倒像被按摩的捏了个醉楊妃光景喘了一回覺道頭下難過勉強挣起手扯開心内苦楚啼哭道爹阿當時若聽了我的言語那有今日只不知與這般賊徒前世有甚冤業合家遭此慘禍又哭道我若

望恐辱偷生還圖个報仇雪耻不道這賊原放我不過我死也罷了但是究沉海底安能瞑目轉思轉哭愈想愈哀正哭之間忽然稍上撲通的一聲响亮這得這船艙上發幌幌的床鋪險些攧翻瑞虹被這一驚哭也倒止住了側耳聽時但聞得隔船人聲喧鬧打號撐篙本船不見一些聲息疑惑道這班強盜為何被人撞了船却不開口莫非那船也是同夥又想道或者是捕盜船見不敢與他爭論便欲喊叫又恐不能了事方在惶惑之際船艙中忽地有人大驚小怪又齊擁入[illegible]蔡瑞虹還道是這班强盜來道此番

性命定然休矣只見衆人說道不知何處官府打劫得如此乾淨人樣也不留一个瑞虹聽了這話已知不是強盜了掙扎起身高叫救命衆人趕向前看時見是个美貌女子扶持下床問他被劫情由瑞虹未曾開言兩眼淚珠先下乃將父親官爵籍貫并被難始末一一細說又道列位大哥可憐我受屈無伸乞引到官司告理擒獲強徒正法也是一點陰隲衆人道元來是位小姐可惱受着苦了但我們都做主不得須請老爹來與你計較内中一个便跑去相請不多時一人跨進艙中衆人齊道老爹來也瑞虹舉目

看那人面貌魁梧服飾齊整見衆人稱他老爹料必是个有身家的哭拜在地那人慌忙扶住道小姐何消行此大禮有話請起來說瑞虹又將前事細說一遍又道求老爹憐憫發慈悲救護我難中之人生死不忘大德那人道小姐不消煩惱我想這班强盗去還未遠即今便同你到官司呈告差人四處追尋自然逃走不脫瑞虹含淚而謝那人分付手下道事不宜遲快扶蔡小姐過船去衆人便來攙扶瑞虹尋過鞋兒穿起走出艙門觀看乃是一隻雙開篷頂號貨船過得船來請入艙中安息衆水手扯篷帆上家去

東西盡情撒个乾凈方纔起身開船夥道那人是誰元來姓卞名福漢陽府人氏專在江湖經商掙起一个老大家業打造這隻大船衆水手俱是家人這番在下路脫了糧食裝回頭貨歸家正趁着順風行走忽地被一陣大風直打向到岸邊去稍公把舵務命推捵全然不應徑向賊船上當稍一撞見是座船恐怕拿住費嘴好生着急合船人手忙脚亂要撑開去不道又閣在淺處牽扯不動故此打號用力因見座船上沒个人影卞福以爲怪異教衆水手過船來看巳後聞報止有一个美女子如此如此要求搭救卞

福節樓下不良之念用一片假情哄得趙鼎便是買賣了那里是真心肯替他申冤理枉那瑞虹起初因受了這場慘毒正無門伸訴所以一見卞福猶如見了親人一般求他救濟又見說出那般言語便信以為真更不疑惑到得趙鼎心定想起道此來差矣我與這客人非親非故如何指望他出力跟着同走雖承他一力擔當又未知是真是假倘有別樣歹念怎生是好方在疑慮只見卞福自去安排着佳肴美醞奉承瑞虹說道小姐你一定餓了且吃些酒食則个瑞虹想着父母那里下得咽喉卞福坐在身邊甜言

篇言語，勸了兩小杯，開言道：小子有一言商議，不知小姐可肯聽否？瑞虹道：老客有甚見諭？卞福道：適來小子一時義憤，許小姐同到官司告理，却不曾算到自已這一船貨物。我想那衙門之事，元論不定日子的。倘或牽纏半年六月，事體還不能完妥，貨物又不能脫去，豈不兩下耽閣？不如小姐且隨我回去，先脫了貨物，然後另換個小船，與你一齊下來，理論這事，就盤桓幾年，也不妨得。更有一件，你我是個孤男寡女，往來行走，必惹外人談議，總然彼此清白，誰人肯信？可不是無緣有緣？況且小姐舉目無親，身無所歸，小

子雖然是个商賈、家裡頭頗得過、若不棄嫌、就此結爲夫婦、那時報仇之事、水裡水去、火裡火去、包在我身上、一个个拏獲來、與你出氣、但未知尊意若何、瑞虹聽了這片言語、暗自心傷、簌簌的淚下、想道、我這殘命、苦又遇着不良之人、只是落在他套中、料難擺脫、乃嘆口氣道、罷罷、父母冤仇事大、辱身事小、况已被賊人玷污、總今就死、也算不得貞節了、且待報仇之後、尋个自盡、以洗污名、可也。躊躇已定、含淚答道、官人果然真心、肯替奴家報仇雪恥、情願相從、只要設个誓願、方纔相信、卞福得了這句言語、喜不自勝、

趕你說下設誓道卞福若不與小姐報仇雪恥翻江而死道罷起來分付水手就前途村鎮停泊買辦魚肉酒果之類合船喫杯喜酒到晚成就好事不則一日已至漢陽誰想卞福老婆是个揸酸的領袖喫醋的班頭卞福平昔極懼怕的不敢引瑞虹到家另尋所在安下叮囑手下人不許洩漏內中又有个請風光博笑臉的早去報知那婆娘怒氣冲天要與老公厮鬧却又算計沒有許多閑工夫淘氣倒一字不提暗地敎人尋下掠販的期定日子一手交錢一手交人到了是日那婆娘把卞福灌得爛醉反鎖在房一

乘轎子擡至瑞虹住處稼販的已先在彼等候隨那婆娘進去教人報知瑞虹說大娘來了瑞虹無奈只得出來相迎稼販的在旁細細一覷見有十二分顏色好生歡喜那婆娘滿臉堆笑對瑞虹道好笑官人作事顛倒既要你來家如何又撇在此成何體面外人知得只道我有甚緣故這來把他埋怨一場特地自來接你回去有甚衣飾快些收拾瑞虹不見卞福心內疑惑推辭不去那婆娘道既不願同住且去閒玩幾日也見得我親來相接之情瑞虹見這句話說得有理便不好推托進房整備那婆娘一等他轉身

即與掠販的講定身價教家人在外覓了眾兩與乘轎子哄瑞虹坐下轎夫擡起飛也似走直至江邊一个無人所在掠販的引到船邊歇下瑞虹情知中了奸計放聲號哭要跳向江中怎當掠販的兩邊扶挾不容轉動推入艙中打發了中人轎夫急忙解纜開船揚著滿帆而去且說那婆娘賣了瑞虹將屋中什物收拾歸去把門鎖上回到家中卞福正還酣睡那婆娘三四个把掌打醒裝說一回打罵一回整整鬧了數日卞福脚影不敢出門一日捉空走到瑞虹住處看見鎖着門戶喫了一驚詢問家人方知被老婆

賣去久矣只氣得發昏章第十一那卞福只因不曾與瑞虹報仇後來果然翻江而死應了向日之誓那婆娘原是个不成才的爛貨自丈夫死後越發恣意把家私貼完又被姦夫拐去賣與烟花門戶只可見天道好還絲毫不爽有詩爲証

恐耻偷生爲父仇　誰知奸計覓風流

勸君莫設虛言誓　湛湛青天在上頭

再說瑞虹被掠販的納在船中一味悲號掠販的倘慰道不須啼泣還你此去豐衣足食自在快活强如在卞家受那大老婆的氣瑞虹也不理他心内暗想

欲待自盡怎奈大仇未報將爲不死便成淫蕩之人躊躇千百萬遍終是報仇心切只得寧耐看个居止下落再作區處行不多路已是天晚泊船掠販的過他同睡瑞虹不從和衣縮在一邊掠販的便來摟抱瑞虹亂喊殺人掠販的恐被鄰船聽得弄出事來放手不迭再不敢去惹他徑載到武昌府轉賣與樂戶王家那樂戶家裡先有三四个粉頭一个个打扮得喬喬畫畫傳粉塗朱倚門賣俏瑞虹到了其家看見這般做作轉加苦楚又想道我今落在烟花地面報仇之事已是絕望還有何顏在世遂立意要尋死路

不肯接客偏又作怪但是瑞虹走這條門路就有人解救不致傷身樂戶與鴇子商議道他既不肯接客留之何益倘若三不知做出把戲倒是老大利害不如轉貨與人另尋个罷常言道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恰好有一紹興人姓胡名悅因武昌太守是他的親戚特來打抽豐倒也作成尋覓了一大注錢財那人原是貪花戀酒之徒做的寓所近着妓家閒時便去串走也曾見過瑞虹是个絶色麗人心內着迷幾遍要來入馬因是瑞虹尋死覓活不能到手今番聽得樂戶有出脫的消息情願重價娶爲偏房也是有分

姻緣一說就成胡悅娶瑞虹到了寓所當晚整備着
酒肴與瑞虹叙情那瑞虹只是啼哭不容親近胡悅
再三勸慰不止倒沒了主意說道小娘子你在娼家
或者道是戲事不肯接客今日與我成了夫婦萬分
好了還有甚苦情只管悲慟你且說來若有疑難事
體我可以替你分憂解悶倘事情重大這府中太爺
是我舍親就轉托他與你料理何必自苦如此瑞虹
見他說話有些來歷方將前事一一告訴又道官人
若能與奴家尋覓仇人報冤雪耻莫說得為夫婦便
做奴婢亦自甘心說罷又哭胡悅聞言答道元來你

是好人家子女遭此大難可憐可憐但這事非一時可畢待我先教舍親出个廣捕到處挨緝一面同你到淮安告官拿衆盜家屬追比自然有个下落瑞虹拜倒在地道若得官人肯如此用心生生世世銜結報効胡悅扶起道既爲夫婦事同一體何出此言遂携手入寢那知胡悅也是一片假情哄騙過了幾日只說已托太守出廣捕緝獲去了瑞虹信以爲實千恩萬謝又住了數日雇下船隻打發起身正遇着順風順水那消十日早至鎮江另雇小船回家把瑞虹的事閣過一邊毫不題起瑞虹大失所望但到此地

他無可奈何遂喫了長齋日夜啼訴天地要求報冤

在路非止一日已到家中胡悦老婆見娶个美人回來好生妒忌時常厮鬧瑞紅總不與他爭論也不要胡悦進房這婆娘方纔少解元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幹的都到京中買个三考吏名色鑽謀好地方選一个佐貳官出來俗名喚做飛過海怎麽叫做飛過海大凡吏員考滿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挖選在別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還有獨自無力四五个合做數計一人出名做官其餘坐地分贓到了任上先備厚禮結

好堂官叨攬事管些小事體經他衙裡少不得要詐一兩五錢到後覺道聲息不好立脚不住就悄地逃之夭夭十个裡邊難得一兩个來去明白完名全節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紹興那胡悅在家住了年餘也思量到京幹這樁事體更兼有个相知見在當道寫書相約有扶持他的意思一發喜之不勝即便處置了銀兩打點起程單處妻妾在家不題與瑤虹計議要帶他同往許他謀選彼處地方訪覔強盜踪跡瑤虹已被騙過一次雖然不信也還希冀出外行走或者有个機會情願同去胡悅老婆知得討天作

塊與老公相打相駡胡悦全不作聲擇了吉日良辰徃
將盤費同瑞虹徑自起身一路無話直至京師尋寓所
安頓了瑞虹次日整備禮物去拜那相知官員誰想
這官人一月前暴病身亡合家荒亂打點扶柩歸鄉
胡悦沒了這个倚靠身子就酥了半邊思想銀子帶
得甚少相知又死這官職怎能弄得到手欲待原傾
歸去又恐被人恥笑事在兩難狐疑不決尋訪同鄉
一个相識商議這人也是走那道兒的正少了銀兩
不得完成遂設計哄騙胡悦包攬替他圖个小就設
或短少尋人借債胡悦合該晦氣被他花言巧語說

得熱鬧將所帶銀兩一包兒遞與那人把來完成了自己官職悄地一溜烟徑赴任去了胡悅止剩得一雙空手日逐所需漸漸欠缺寄書回家取索盤纏老婆正惱着他那肯應付分文自此流落京師逐日東奔西撞與一班京花子合了夥計騙人財物一日商議要大大尋一注東西但沒甚爲由却想到瑞虹身上要把來認作妹子假个美人局算計停當胡悅又恐瑞虹不肯生出一段說話哄他道我向日指望到此選得个官職與你去尋訪仇人不道時運乖蹇相知已死又被那天殺的騙去銀兩淪落在此進退兩

難欲待同去又無處討法盤纏那日與朋友們說得个計策倒也儘過瑞虹道是甚計策胡悅道只說你是我的妹子要與人為妾倘有人相看你便見他一面等哄得銀兩到手連夜悄然起身他們那里來尋覓順路先到淮安送你到家訪問强徒也了我心上一件未完瑞虹初時本不欲得次後聽說順路送歸家去方纔許允胡悅討了瑞虹一个肯字歡喜無限教衆光棍四處去尋主顧正是

安排地網天羅計　專待落坑墮塹人

話分兩頭却說浙江溫州府有一秀士姓朱名源年

紀四旬以外尚無子嗣娘子幾遍勸他娶个偏房朱源道我功名淹蹇無意于此其年秋榜高登到京會試誰想文福未齊春闈不第羞歸故里與幾个同年相約就在京中讀書以待下科那同年中曉得朱源還沒有兒子也苦勸他娶妾朱源聽了衆人說話教人尋覓剛有了這句口風那些媒人互相傳說幾日內便尋下若干頭腦請朱源逐一相看揀擇沒有个中得意的衆光棍將着那个消息即來上樁誇稱得瑞虹姿色絕世無雙古今罕有哄動朱源期下日子親去相看此時瑞虹身上衣服已不十分整齊胡亂

敘衆光棍備來妝飾停當衆光棍引着朱源到來胡悅向前迎逐禮畢就坐獻過一杯茶方請出瑞虹站在遮堂門邊朱源走上一步瑞虹側着身子道个萬福朱源即忙還禮用目仔細一覷端的嬌艷非常暗暗喝采道真好个美貌女子瑞虹也見朱源人材出衆舉止閒雅暗道這官人倒好个儀表果是个斯文人物但不知甚麽晦氣投在網中心下存了个懊悔之念略站片時轉身進去衆光棍從旁襯道相公何如可是我們不說謊麽朱源點頭微笑道果然不謬可到小寓講定財禮擇日行聘便了道罷起身衆人

拔脚隨去謀了一百兩財禮宋源也鬧得京師鼎局甚多恐怕也落了套兒請過早上行禮到晚間要過門衆光棍又去與胡悅商議胡悅沉吟半晌生出一計只恐瑞虹不肯教衆人坐下先來與他計較道適來這舉人已肯上梭只是當日便要過門難做手脚如今只得將計就計依着他送你過去少不得備下酒肴你慢慢的飲至五更時分我同衆人便打入來叫破地方只說强占有夫婦女原引了你同來聲言要往各衙門呈告他是个舉人怕干礙前程自然反來求伏那時和你從容回去豈不美哉瑞虹聞言暗

然不樂答道我前生不知作下甚業以致今世還許
多磨難如何又做恁般沒天理的事害人這个斷然
不去胡悅道娘子我原不欲如此但出于無奈方走
這條苦肉計千萬不要推托瑞虹執意不從胡悅就
雙膝跪下道娘子沒奈何將就做這一遭下次再不
敢相煩了瑞虹被逼不過只得應允胡悅急急跑向
外邊對衆人說知就裡衆人齊稱妙計回覆朱源選
起吉日將銀兩兌足送與胡悅收了衆光棍就要把
銀兩分用胡悅道且慢着等待事妥分也未遲到了
晚間朱源教家人僱乘轎子去迎瑞虹一面分付安

排下酒饌等候不一時已是娶到兩下見過了禮數入房中教家人管待媒人酒飯自不必說單講朱源同瑞虹到了房中瑞虹看時室中燈燭輝煌設下酒席朱源在燈下細覷其貌比前倍加美麗欣欣自得道聲娘子請坐瑞虹羞澁不敢答應側身坐下朱源教小廝斟過一杯酒恭恭敬敬遞至面前放下說道小娘子請酒瑞虹也不敢開言也不回敬朱源却道他是怕羞微微而咲自己斟上一杯對席相陪又道小娘子我與你已為夫婦何必害羞請少沾一盃兒小生欲說瑞虹只是低頭不應朱源想道他是个女

見家一定見小厮門在此所以怕羞即打發出外趁上門見走至身邊道想是酒寒了可換熱的飲一杯不要拂了我的敬意遂另斟一杯遞與瑞虹瑞虹看了這个局面轉覺羞慚暮然傷感想起幼時父母何等珍惜今日流落至此身子已被玷污大仇又不能報又蹇遇做這般醜態騙人可不辱沒祖宗柔腸一轉淚珠簌簌亂下朱源看見流淚低低道小娘子你我千里相逢天緣會合有甚不足這般愁悶莫不宅上還有甚不堪之事小娘子說掛麼遠叩教決並不答應覺得其容轉戚朱源又道細觀小娘子之意必

有不得已事何不說與我知倘可効力決不推故瑞虹又不則聲朱源倒沒做理會只得自斟自飲喫勾半酣譙樓已打二鼓朱源道夜深了請歇息罷瑞虹也全然不采朱源又不好催逼倒走去書卓上取過一本書兒觀看陪他同坐瑞虹見朱源殷勤相慰不去理他並無一毫慍怒之色轉過一念道看這舉人倒是个盛德君子我當初若遇得此等人冤仇申雪久矣又想道我看胡悅這人一味花言巧語求哥棄在他身上此仇安能得報他今明明受過這舉人之聘送我到此何不[illegible]

者倒有報雪之期左思右想疑惑不定朱源又道小娘子請睡罷瑞虹故意又不答應朱源依然將書觀看看看三鼓將絕瑞虹主意已定朱源又催他去睡瑞虹纔道我如今方纔是你家的人了朱源喫驚道起初還是別家的人麼瑞虹道相公那知就裡我本是胡悅之妾只因流落京師與一班光棍生出這計哄你銀子少頃即打入來搶我回去告你強占良人妻女你怕干碍前程還要買靜求安朱源聞言大驚道有恁般異事若非小娘子說出險些落在套中但你既是胡悅之妾如何又肯漏與我瑞虹哭道妾

有大仇未報，覷君盛德長者，必能爲妾伸雪，故願以此身相托。朱源道：小娘子有何冤抑，可細細說來，定當竭力爲你圖之。瑞虹乃將前後事泣訴，連朱源亦自慘然下淚。正說之間，已打四更。瑞虹道：那一班光棍不久便到，相公若不早避，必受其累。朱源道：不要著忙，有同年寓所離此不遠，他房屋做得深邃，且到那邊暫避過一夜，明日另尋所在，遠遠撤去，有何患哉。當下開門，悄地喚家人點起燈火，徑到同年寓所敲開門戶。那同年見夜半而來，又帶着個麗人，只道是來歷不明的，甚以爲怪。朱源一一道出，那同年即

移到外邊去，縣議朱源住于內衙，一面教家人們相幫把行李等件，盡皆搬來，止存兩間空房，不在話下。且說衆光棍，一等瑞虹上轎，便逼胡悅將出銀兩，分開買些酒肉喫到五更天氣，一齊趕至朱源寓所，發聲喊，打將入去，但見兩間空屋，那有一个人影。胡悅倒喫了一驚，說道：他如何曉得，預先走了？對衆光棍道：一定是你們倒勾結來捉弄我的，快快把銀兩還了便罷。衆光棍大怒，也翻轉臉皮，說道：你把妻子當了，又要來打搶，反說我們有甚勾當，須與你干休不得。將胡悅揪盤打勾臭死，恰好五城兵馬經過，結扭

到官審出騙局實情。一棠三十銀兩追出入官胡悅押遞回籍有詩爲証。

少年能巧設美人局　美人原不是心腹
賠了夫人又打臂　手中依舊光陸禿

且說朱源自娶了瑞虹彼此相敬相愛如魚似水半年之後即懷六甲到得十月滿足生下一个孩子朱源好不喜歡寫書報知妻子光陰迅速那孩子早又週歲其年又值會試瑞虹日夜向天禱告願得丈夫黄榜題名早報蔡門之仇場後開榜朱源果中了六十五名進士殿試三甲該選知縣恰好武昌縣缺了

縣官朱源說討了這个缺對瑞虹道此去仇人不遠只怕他先死了便出不得你的氣若還在時一个个拿來瀝血祭獻你的父母不怕他走上天去瑞虹道若得相公如此用心奴家死亦瞑目朱源一面先差人回家接取家小在揚州伺候一同赴任一面候吏部領憑不一日領了憑限辭朝出京原來大凡吳楚之地作官的都在臨清張家湾雇船從水路而行或逕赴任所或從家鄉而轉但從其便那一路都是下水又快又穩況帶着家小若沒有勘合腳力陸路一發不便了每常有下路糧船運糧到京交納過後那

空船回去就攬這行生意假充座船請得個官員坐艙那船頭便去包攬他人貨物圖個免稅之利這也是個舊規卻說朱源同了小奶奶到臨清雇船看了幾個艙口都不稱懷只有一隻整齊中了朱源之意船頭遞了姓名手本磕頭相見管家搬行李安頓艙內請老爺奶奶下船燒了神福船頭指揮眾人開船瑞虹在艙中聽得船頭說話是淮安聲音與賊頭陳小四一般無二問丈夫什麼名字朱源在那手本寫着船頭吳金叩首名姓都不相同可知沒相干了再聽他聲口越聽越像轉展生疑放心不下對丈夫說

了假托分付說話與他近前瑞虹閃于背後廝認其面貌又與陳小四無異只是姓名不同好生奇怪欲待盤問又沒个因繇偶然這一日朱源的座師船到過船去拜訪那船頭的婆娘進艙來拜見奶奶送茶爲敬瑞虹看那婦人

雖無十分顏色　也有一段風流

瑞虹有心問那婦人道你幾歲了那婦人答道二十九歲了又問那里人氏答道池陽人氏瑞虹道你丈夫不像个池陽人那婦人道這是小婦人的後夫瑞虹道你幾歲死過丈夫的那婦人道小婦人夫婦爲

運報到此梢夫一病身亡如今這梢夫是武昌人氏原在船上做幫手喪事中虧他一力相助小婦人孤身無倚只得就從了他頂着前夫名字完這場差使瑞虹問在肚裡暗暗點頭將香帕賞他那婦人千恩萬謝的去了瑞虹等朱源下船將這話述與他聽了眼見吳金郎是陳小四正是賊頭朱源道路途之間不可造次且忍耐他到地方上施行還要在他身上追究餘黨瑞虹道相公所見極明只是他人相見分外眼辣這幾日如何好過恨不得借滕王閣的順風一陣吹到武昌

飲恨親冤已數年　枕戈思報寔無緣
同舟敵國今相遇　又隔江山路幾千

却說朱源舟至揚州、那接取大夫人的還未曾到、只得停泊馬頭等候、瑞虹心上一發氣悶、等到第三日、忽聽得岸上鼎沸起來、朱源教人問時、却是船頭與岸上兩个漢子扭做一團廝打、只聽得口口聲聲說道、你幹得好事、朱源見小奶奶氣悶正沒奈何、今番且借這个機會、敲那賊頭幾个板子、權發利市、當下喝教水手與我都拿過來、原來這班水手與船頭、兩和意不和、也有个緣故、當初陳小四縊死了瑞虹、棄

船而逃溪處投奔流落到池陽地面偶值吳金這隻糧船起運少個幫手陳小四就上了他的船見吳金老婆像個愛哄耍兒渴的豈不正中下懷一路行奸賣俏搭識上了兩個如膠似漆反多那老公礙眼船過黃河吳金害了個寒症陳小四假意殷勤贖藥調理那藥不投君臣一服見效吳金死了婦人身邊取出私財把與陳小四只說借他的東西斷送老公過了一兩個七又推說欠債無償就將身子白白裡嫁了他雖然備些酒食嫉住了衆人却也中心不伏為這緣故所以面和意不和聽得艙裡叫一聲都會遇

衆撑駕的上岸將三个人一齊扣下解來跪于將軍杜邊朱源問道爲何厮打船頭與道這兩个人原是小人合本撑船夥計因盜了資本背地逃走兩三年不見面今日天遣相逢小人與他取討他倒圖賴小人那个來打一个望老爺與小人做主朱源道你二人怎麼說那兩个漢子道小人並沒此事都是一派胡言朱源道難道一些影兒也沒有平地就厮打起來那兩个漢子道有个緣故當初小的們雖曾與他合本撑船只爲他迷戀了个婊子小的門恐悞了生意把自己本錢收起各自營運並不曾欠他分毫朱

文竹之生

源道你兩个叫什麽名字那兩个漢子道不曾開口倒是陳小四先說道一个叫沈鐵甏一个叫秦小圓朱源却待再問只見背後有人扯拽回頭看時却是丫鬟悄悄傳言說道小奶奶請老爺說話朱源走進後艙見瑞虹雙行流淚扯住丈夫衣袖低聲說道那兩个漢子的名字正是那賊頭一夥同謀打劫的人不可放他走了朱源道原來如此事到如今等不得到武昌了慌忙寫了名帖分付打轎喝教地方將三人一串兒縛了自去拜揚州太守告訴其事太守問了備細且教把三个賊徒收監次日面審朱源因到

船中衆水手已知陳小四是个强盜，也把謀害吳金的情節細細禀知。朱源又把這些緣繇備寫一封書帖，送與太守，并求究問餘黨。太守看了，忙出飛籤，差人拘那婦人一并聽審。揚州城裡傳遍了這出新聞，又是强盜，又是奸淫事情，有婦人在內，那一个不來觀看？府前好不熱鬧。正是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

却說太守坐堂，吊出三个賊徒，那婦人也提到了。跪于堦下，陳小四看見那婆娘也到，好生驚怪，道：這厮打小真如何連累家屬？只見太守却不叫吳金名字

竟叫陳小四喫這一驚非小凡事遊那實不還叫一聲不應再叫一聲不得不答應了太守相公冷笑一聲道你可記得三年前蔡指揮的事麼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今日有何理說三个人面面相覷却似魚膠粘口一字難開太守又問那時同謀還有李鬍子白滿胡蠻二淩歪嘴余蛤蚆如今在那里陳小四道小的其時雖在那里一些財帛也不曾分受都是他這幾个席捲而去只問他兩个便知沈鐵甏秦小圓道小的雖然分得些金帛却不像陳小四强姦了他家小姐私守已甜說親恐被了条蘇置面便叫住道不

許閒話只問你那幾個賊徒現在何處桑小四道當時分了金帛四散去了聞得李鬍子白滿隨着山西客人販買羢貨胡蠻二凌歪嘴余蜢蚆三人逃在黃州撐船過活小的們也不曾相會太守相公又叫婦人上前問道你與陳小四姦宿毒殺親夫遂爲夫婦這也是沒得說了婦人方欲抵賴只見堦下一班水手都上前稟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得那婦人頓口無言太守相公大怒喝教選上號毛板不論男婦每人且打四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當下錄了口詞三个强盜通問斬罪那婦人問了凌遲齊上刑

具發下死囚牢裡。一面出廣捕捉獲白鬍李贛子等

太守問了這樁公事。親到船上答拜朱源。就送客詞

與看。朱源感謝不盡。瑞虹聞說。也把愁顏放下七分。

又過幾日。大奶奶已是接到。瑞虹相見。一妻一妾。甚

是和睦。大奶奶又見兒子生得清秀。愈加歡喜。不一

日。朱源于武昌上任。管事三日。便差的當捕役緝訪

賊黨胡蠻二等。果然胡蠻二凌歪嘴在黃州江口撐船。

手到拿來。招稱余蛤蚆一年前病死。白鬍李贛子見

跟陝西客人在省城開鋪。朱源權且收監。待拿到餘

黨。一并問罪。省城與武昌隔一江。去不遠。捕役去不多

日把白滿李癩子二人一齊拿來解到武昌縣朱源取了口詞每人也打四十備了文書差的當公人解往揚州府裡以結前卷朱源做了三年縣宰治得那武昌縣道不拾遺犬不夜吠行取御史就出差淮揚地方瑞虹囑付道這班强盜在揚州獄中連歲停刑想未曾决相公到彼可了此一事就與奴家瀝血祭奠父親并兩个兄弟一以表奴家之誠二以全相公之信還有一事我父親當初曾収用一婢名喚碧蓮曾有六个月孕因母親不容就嫁出與本處一个朱裁為妻後來聞得碧蓮所生是个男兒相公可與

亂府見 天

奴家用心訪問若這个兒子還在可主張他復姓以繼蔡門宗祀此乃相公萬代陰功說罷放聲大哭拜倒在地朱源慌忙扶起道你方纔所說二件都是我的心事我若到彼定然不負所托就寫書信報你得知瑞虹再拜稱謝再說朱源赴任潞揚這是代天子巡狩又與知縣到任不同真个

號令出時霜雪凛　威風到處鬼神驚

其時七月中旬未是決囚之際朱源先出巡潞安就托本處府縣訪緝朱蔡及碧蓮消息果然訪着那兒子已八歲了生得堂堂一貌蔡家奉了御史之命收

不奉承館日香湯沐浴換了衣服送在軍衛供給申文報知察院朱源取名蔡續特爲起奏一本將蔡武被禍事情備細達于　聖聰蔡氏當先有汗馬功勞不可令其無後今有幼子蔡續合當歸宗俟其出幼承襲其兇徒陳小四等秋後處決　聖旨准奏了其年冬月朱源親自按臨揚州監中取出陳小四與吳金的老婆共是八个一齊押赴法場剮的剮斬的斬乾乾淨淨正是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若還不報　時辰未到

處分極竟亦本源行一人泳有也

朱源分付劊子手將那幾个賊徒之首用漆盤盛了
就在城隍廟裡設下蔡指揮一門的靈位香花燈燭
三牲祭禮把幾顆人頭一字兒擺開朱源親製祭文
拜奠又于本處選高僧做七七功德超度亡魂又替
蔡續整頓个家事囑付府縣青目其母碧蓮一同居
住以奉蔡指揮歲時香火朱義另給銀兩別娶落事
俱已停妥備細寫下一封家書差个得力承舍賚回
家中報知瑞虹瑞虹見了書中之事已知蔡氏有後
諸賊盡已受刑灑血奠祭舉手加額感謝天地不盡
是夜瑞虹沐浴更衣寫下一紙書信寄謝丈夫又去

拜謝了大奶奶回房把門拴上將剪刀自刺其喉而
死其書云
賤妾瑞虹百拜相公臺下虹身出武家心嫺閨訓
男德在義女德在節女而不節行禽何別虹父韜
鈐不戒麴糵迷神悔盜亡身禍及母弟一時并命
妾心膽俱裂浴泪彌年然而隱忍不死者以爲一
人之廉耻小闔門之仇怨大昔李將軍忍詬降虜
欲得當以報漢妾雖女流志竊類此不幸歷遭强
暴衷懷未申幸遇相公拔我于風波之中請殺以
渠魁之奸誅剿之日便許復仇皇天見憐宦遊早

一遂諸奸貫滿相夫就戮而且明正典刑瀝血設祭蔡氏已絕之宗復蒙拔根見本世祿復延相公之爲德于衰宗者天高地厚何以酬茲妾之仇已雪而志已遂矣失節貪生貽玷閥閱妾且就死以謝蔡氏之宗于地下兒子年已六歲嫡母憐愛必能成立妾臨死之日猶生之年姻緣有限不獲面別聊寄一箋以表衷曲

大奶奶知得瑞虹死了痛惜不已殯殮悉從其厚將他遺筆封固付承舍寄往任上朱源看了哭倒在地昏迷半晌方醒自此患病閉門者數日府縣都來候

問朱源哭訴情繇。人人墮淚，俱誇瑞虹節孝。今古話比不在話下。後來朱源差滿回京，歷官至三邊總制，瑞虹所生之子，名曰朱懋，少年登第，上疏表陳生母蔡瑞虹一生之苦，乞賜旌表。聖旨准奏，特建節孝坊，至今猶在。有詩讚云：

報仇雪恥是男兒，誰道裙釵有異持。
堪笑硜硜真小諒，不成一事枉嗟咨。